

休闲 :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

马惠娣摇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序一

许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题为“闲——一个很大很大的字眼”的文章,指出:“闲”是同“社会生产力”这个大字眼密切相关的事物。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休闲生活的增加。“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因此,不能不说,“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字眼。

尤其近一、二十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正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

在发达国家,进入普遍的有闲社会要比我们早许多年,因此,西方学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关注人的休闲生活,探讨“劳”与“闲”的关系,认识“休闲”的价值,普遍地进行休闲教育。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闲暇时间增多当然是好事,可以使人在闲暇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以将劳动从“谋生手段”到“乐生要素”,可以多方面地发展自我,由此真正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休闲”充满偏见。一说到“闲”就是“闲生是非”、“玩物丧志”等等。然而,社会的进步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普遍有闲的社会就会快速地向我们走来。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在 园



年前成立了一个休闲文化研究小组，大家经常地召开学术沙龙，关注休闲、讨论休闲、研究休闲。现在出版的“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正是这些年的学术积累。无论是哲学层面的讨论、经济层面的观察、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其核心问题是希望唤起社会对休闲问题的重视，唤起学界同人的参与，为普遍来临的休闲社会共同作好理论准备。

读者在阅读这五本书时，完全可以了解编辑出版这套书的主旨。但是这套丛书偏重于理论的方面研究，而缺少如何实践休闲的内容。在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休闲需求会越来越大，提出的标准也会越来越高。如何实践休闲，如何享受休闲，会越来越成为全社会所关心的问题。政府、企业、社会各界都要为人民大众的休闲生活服务，设计丰富多彩的、内容积极向上的休闲实践项目，让人民大众在寓教于乐中接受新知识、新事物、新观念，享受美好的新生活。

在写这篇总序的时候，回顾过去的十年，觉得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在今后，还要继续努力。并且希望得到广大读者们的支持和鼓励。

于建

圆年 愿月 愿日



序二

1994年前伴随着“休闲服”的叫卖，“休闲”一词开始走进中国公众的生活里。如今“休闲”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诸如：休闲度假、休闲购物、休闲洗浴、休闲娱乐、休闲服装专卖、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文化、休闲聚会、休闲派对、休闲山水等等，可以说在中国城乡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能发现这样的字眼。

显而易见，休闲在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中越来越居于重要的地位。

1984年前，即1980年中国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始，我国著名的理论家于光远先生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性，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组织力量，着手对休闲问题进行研究。

“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便是这1984年的学术积累。五本书初步地探讨了有关休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于什么是休闲、为什么要休闲、如何休闲等问题做了多层面、跨学科的思考。

于光远著《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以战略思想家的眼光，论述了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深刻地指出：“‘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不属于闲的劳动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减少，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走向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于光远先生特别指出：“休闲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行为，是可以自我做主的。人们可以选择这种或那种休闲方式。不同的休闲方式需要不同的休闲产品和所需的服务。因此，发展休闲产业就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行为或者经济行为，而且更能对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对增强人的创造能力提供社会支持条件。本书还涉猎玩学、竞赛论、



旅游经济、休闲项目创新等问题,为人们享受普遍有闲的生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新思想、新观念。

陈鲁直著《民闲论》,作者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系统地整理了马克思关于“劳”与“闲”关系的论述,阐释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精髓。作者认为,正确地认识“闲”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闲”,不仅可以促进人的多方面发展,而且还可以完善人,提升人,从内在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作者讴歌了“闲”的价值,认为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人们应该调剂出“懒散”的时间,率性为之,减少物欲,从容生活。“闲”才让我们停下脚步去欣赏花园的美丽、茗茶之惬意、体察世间之美好。马克思关于“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许多精彩论述在中国还鲜为人知,作者直接从原文中考察。这对从事休闲研究的人来说,是难得的一部参考文献。

马惠娣、张景安主编的《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是科技部课题“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科普工作与提高公众文化精神生活质量的对策研究”和文化部重点课题“闲暇时间:我国公众文化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两个课题的结项之作。国内外数十位学者利用近三年的时间对我国公众休闲状况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从调查的情况看,整个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现实,但公众休闲状况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尤其在低薪阶层、弱势群体、老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非在业者群体中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从总体上看,被调查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有明显的增加,但闲暇时间数量和闲暇活动质量相比,后者是薄弱环节。闲暇活动单调、活动种类不丰富、趣味不高雅,仍是当前存在的主要倾向。如何开发“以闲暇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任务。本报告呼吁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发“以闲暇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加强国民的休闲生活教育,充分认识“闲暇时间”的价值,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学会聪明地用“闲”,营造科学、健康、文明的休闲生活方式,以共同建造我们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



马惠娣著《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是 2004 年学术研究中部分文章的集结，分“休闲理论”、“休闲文化”、“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休闲问题概述”四个部分，从跨学科的视野论述了休闲哲学、休闲文化、休闲经济、休闲产业等若干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思想是：休闲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境界；休闲是人类自省与沉思的产物，是探索人的本质、生活目的的一把“钥匙”。作者特别认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在休闲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几千年前中国的圣贤们，对“休闲”二字就有极精辟的阐释，“休”倚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通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意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继承、发扬文化传统的宝贵遗产，构建当代休闲理论，应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惠娣著《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是国家软科学课题“休闲产业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对策研究”的结项之作。此书历时 3 年半，参阅了大量的文献。本书共十章，论述了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消费的本质问题，以及与休闲相关的人文关怀、城市问题、环境问题、教养问题。本书是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观察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休闲创造了新的经济。而休闲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实践领域、生活领域与经济发展领域将倍受人们的关注，同时，它将演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规律。休闲经济的出现也将使传统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将重组未来经济。休闲经济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强调“低代价、高效益”，注重开发无形资源替代有形资源，以实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相平衡。

众所周知，休闲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正在被拓荒的学术领域，难能可贵的是，全国一大批有识之士已加入到这支拓荒的大军中来。随着西方休闲研究成果的引入，加快了我国休闲研究的步伐。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有多位学者型的领导参与其中，这些年来，他们对推动中



国休闲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成思危曾指出：“新的世纪已经来临，知识经济正向我们逼近，同时将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人们也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到来，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也会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体现出来。”

龚育之指出：“休闲，从少数人的消磨光阴，到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进而演变为一种研究对象，形成一门休闲科学。”

韩德乾指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休闲是生命物质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形态。人类为了生产与再生产、为了发展体力和智力，必然要进行休息、休养和休整。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展望明天，人类必然要求更高质量、更高品位、更加有效的休闲，这既是休养生息和获取充沛精力和更高智商、能商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进步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的需要。”

张景安指出：“休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问题。国家竞争力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体制、资源、文化等。文化质量决定国家的质量。人的素质、文化素养是21世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休闲质量的高低对人的素质的影响甚大。”

这些精辟的见解，无疑给我们未来的研究以很大的启迪。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要想中国休闲研究真正走向繁荣，需要的是大家的智慧与创造。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致力于休闲理论的系统研究。

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人的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近年来一批颇具学术水准的论文不断问世，这些论文不仅涉及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美学、行为学、心理学、方法论，而且也涉及经济学、产业学、管理学等方面。据悉，有学校已开设了休闲学课程，设置了休闲学专



业。国家课题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有关部门建立了休闲研究机构,新闻媒体也从文化的角度关注休闲现象。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日趋频繁,从前几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以及搜集到的论文看,中国休闲研究的力量正在崛起。

但是,休闲学毕竟是刚刚引入中国,我们对她的认识还缺乏系统性,尤其在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方面还缺乏切实可行的理论模式。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处理好理论借鉴与创新,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文化与经济,理论与产业,历史、现在与未来,形而上与形而下,“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等关系十分重要。另外,休闲学虽然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关系密切,但她又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在知识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有诸多的难点。因而也就为学者们多元的理论创新和多元的研究模式提供了可能。目前的研究力量对无处不在的“休闲”来说,还仅仅是“杯水车薪”。特别是没有将休闲学纳入国家教育的体系,这方面的人才队伍就很难形成,就会制约中国休闲研究的快速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休闲已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我们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领域。社会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普遍有闲的社会就会快速地向我们走来。

时代需要理论创新、思想创新、观念创新,“休闲”给了我们创新的源泉。

马惠娣

圆年 愿月 愿日



目 录

第一编 休闲理论

- 马克思休闲思想初探 ()
- 关于自由时间的理性思考 ()
- 自由时间 :人是自由的吗 ()
- 摇——兼及消费主义批判
- 关于“玩的价值”的对话 ()
- 摇——休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 中国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休闲问题 ()
- 闲暇时间 我们可以期待什么 ()
- 游憩空间的功能及其意义 ()
- 摇——兼及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生态区的开发与保护

第二编 休闲文化

- 休闲 :建造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 ()
- 摇——休闲文化的理论思考
- 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 ()
- 文化精神之域的休闲理论初探 ()
- 休闲 ()
- 摇——文化哲学层面的透视
- 呼唤中国的休闲学 ()

第三编 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

- 休闲产业将是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

21世纪与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文化	()
关于消费在社会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对话	()
未来 5年 ,中国休闲旅游业发展前景望	()
大旅游视野中的休闲产业	()
关于文化视野中的旅游问题的对话	()

第四编 休闲问题概述

西方休闲研究论著首次登陆中国学界	()
摇——为“休闲研究译丛”作序	
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	()
摇——兼及对中国休闲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学术界首次聚焦休闲理论问题研究	()
摇——“2004—中国 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研讨会”综述	
闲暇时间 :一种以时间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	()

第一编

摇休闲理论

马克思休闲思想初探

关于自由时间的理性思考

自由时间 :人是自由的吗

摇——兼及消费主义批判

关于“玩的价值”的对话

摇——休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中国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休闲问题

闲暇时间 :我们可以期待什么

马克思休闲思想初探^①

马克思作为杰出的思想家，曾在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众多领域内做出了贡献。但是有关他的休闲思想在中国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缘卷本中，他从始至终都把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休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连在一起。因此，他被西方社会评为对 19 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本文对马克思休闲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旨在帮助我们加深对休闲问题的研究和理解，并从本质上揭示休闲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产生的影响。

一、马克思眼中的休闲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著作的英文版中，休闲一词为 云 (leisure) (马克思在其德文版的著作中以及后来译成俄文时使用的是哪个词，未做考证) 在中国的译著中通常译为“自由时间”，而西方休闲学研究者通常将 云 (leisure) 等同于“休闲” (leisure)，但在概念的外延方面略有不同。这个结论可以从我们翻译的《休闲研究译丛》的缘本书中得到印证。笔者在访问美国期间就此请教了多位学者，获得了相同的考证和结论。

在马克思眼中：“休闲”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休闲”就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1 页，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在马克思看来，休闲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全面发展自我的必要条件，是现代人走向自由之境界的“物质”保障，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追求目

^① 本文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陆彦明合作完成，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 年第 1 期。

标。人类想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赢得休闲时间。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彼岸世界只有建立在此岸世界的基础之上才能繁荣起来。在彼岸世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拉开了自由王国的序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页)。人们有了充裕的休闲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不再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个人才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册,第100页)。归根结底,“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第100页)。“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

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于光远先生在引用这段话时特意强调:“马克思把‘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归入与闲暇时间并列的自由时间的范围,值得注意”(于光远:《经济学札记》第10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写到:“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0页)。可见马克思确实把自由时间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另一种是从事普通活动的闲暇时间。休闲既包括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较高级活动,也包括消极、被动的一些消遣活动。但休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种活动中。

摇摇二、“休闲”是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

摇摇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自由时间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指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



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0 页)。在这个基础上,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这样的描绘,“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建立“自由个性”。接着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可见,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1894 年 1 月 1 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朱·卡内帕请求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为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新世纪》周刊题词,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同年 1 月 1 日写的回信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句话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0 页)。恩格斯认为这句话最适合用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

在马克思后的 150 多年间,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休闲理念。瑞典著名哲学家皮普尔说,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美国学者凯利则说: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一个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休闲是以存在与“成为”为目标的自由——为了自我,也为了社会。杰弗瑞·戈比说,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下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尽管西方学术传统主要来自古希腊,但休闲学的思想渊源却在更大程度上来自马克思。我们可以从西方休闲学学者们的著作中看到对马克思休闲思想的引证和评价,并认为马克思是休闲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循着马克思休闲理论的思想轨迹,西方学者提出休闲的价值更在于: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和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的问题。因为,自工业社会以来,所有衡量人类进步的主客观标准,都是把物质文明作为人类进步的



尺度。但这些标准并不能衡量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也不能衡量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实现自我。同时,这些标准也不能反映出人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超越自己并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正是在休闲这个人们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领域内,人生的意义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

西方休闲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解释休闲的价值目标,也正是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所应具有的基本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看来,衡量人类进步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写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6-107页)。讲到未来理想社会时,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6页)。可以说休闲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的价值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马克思对人类生存真正目标的回答。因此,他在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时候把“休闲”作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来对待。也由此可见,休闲对认识人的本质所具有的重要性。

三、缩短工作日、增加自由时间,是建立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就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只有当生产力很发达,人类才能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游离出相当数量的剩余时间,构成社会的自由时间。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导致工作日的缩短,自由时间的增加;另一方面,劳动本身的性质的变化,为人的全面发展



提供了另一个广阔的空间。

首先，自由时间是使每个人分享人类文化成果、发展自由个性的保证。马克思说：“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下册，第185—187页）。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写到：“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现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体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5—187页）。

其次，自由时间是衡量未来社会财富的重要尺度。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那时，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提出他的自由王国理论的时候，明确指出，工作日的缩短，自由时间的增加，是建立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他在《资本论》中写到：“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